

植建於苗栗虎頭山上的一座海戰紀念碑及其典故

著者／陳文樹

交通部中華郵政公司工程司暨研究員



圖1 植立於通霄鎮虎頭山上的「虎嶼觀潮」碑和台(上圖)。
圖2 植立於苗栗通霄虎頭山上的「台灣光復紀念碑」(左圖)。

壹、前言

在苗栗縣內的通霄鎮，有座海拔93公尺並被稱作「虎嶼」或「虎頭山」的小山丘，遊人若登臨虎頭山山頂最高處，可以清楚瞧見位於山腳下不遠處的通霄火車站、通霄火力發電廠、精鹽製造廠、高聳於海岸邊的風力發電機，以及距海岸數公里內的遼闊海域。若是天氣良好或是配帶高倍率的望遠鏡，還可將視野推向二、三十公里開外的更遠處，賞心愜意的觀覽飄流起伏的波濤海潮，因而詩人雅士曰之為「虎嶼觀潮」(如圖1)，誠屬通霄的第一美景名勝區。

在距今已逾一個世紀之前的1905年，時值台灣遭逢日本佔領的日據初期，在這座虎頭山山頂，曾經由日本海軍設置有名為「望樓」的眺望台，在日俄海戰前夕譜下爾虞我詐、謀影幢幢的前奏，蓋所欲遠眺偵測的對象乃是在廿世紀初的日俄戰爭期間，自波羅底海急欲趕赴我國東北一帶海域，和日本海軍作戰的俄羅斯艦隊。雖然，在數個月之後經由證實，當年的俄羅斯艦隊是由台灣東部海域上行至對馬海峽與日本艦隊交戰，不過交戰前仍在通霄和台灣的海邊岸帶引起極為緊張的氣氛。

這支由原屬波羅底海艦隊之下多艘戰艦，緊

急組成而欲馳往主戰區支援的俄羅斯艦隊，後來在遭到日本海軍重創後幾乎全軍覆沒。日俄戰爭結束的32年後，日本據台殖民政權特地在虎頭山山巒的山腰和山頂處，各自興建有祭祀用的「神社」和用以誌盛的「紀念碑」，藉此彰顯其軍國主義之宏威。然則，長期驢武侵略的日本，終究難逃敗降之惡果，誠乃「窮寇狂揚終有盡，暴虐必敗史不移」。

台灣光復後，上述原本象徵軍國武威的碑體被易名並改造成「台灣光復紀念碑」(紀念碑碑體和步道階梯下的模型古砲(如圖2、3)，至於昔之「神社」則被歸屬為得與軍政領域切割開來的歷史人文建築物和宗教遺址，爰可獲得保存並將其改建為祀奉延平郡王的「忠烈祠」。其實，全台灣尚有若干地方的忠烈祠，係建於日據時期的神社舊地或逕以昔日神社屋宇改建為祠殿，畢竟在當初皆是取自台灣的資材，並且是由台灣人民所興建，故於舊有地址重建、改建新祠而續用，實無不妥之處。

肇建於通霄虎頭山頂的碑體和塑像

在《苗栗縣志》中對於位居通霄之虎頭山，有如下之記載：「形如猛虎昂首長嘯，直立海濱，睥睨海洋。」因之，虎頭山不僅是當地的陸域屏障，同時亦是海防與空防的要衝地，惟從明鄭至清廷統治台灣期間，由於並無面臨交戰的直接威脅，因此並未在此設立要塞。日據時代的政權則因長期力行擴張策略，並以台灣作為染指神州的基地和「南進」東南亞的跳板，故而曾經在虎頭山和通霄當地，鳩工屯駐

兵力並設置要塞。

原屬鍾靈毓秀，極適於觀潮望濤並欣賞落日美景的通霄虎頭山山頂，遂在台灣割讓予日之後，有數十年的歲月成為軍事要塞地，建於山腰的神社則是斯時假借宗教名義對台民從事精神感化，俾可盡力為日本政權效命馳驅的政教合體場所。而虎頭山山頂最早被建為軍事要塞之時期，則是肇源於20世紀初，日、俄兩個軍武寇國為爭奪在我國遼東半島乃至全東北地區的利益，引發軍事衝突時所興築，和東北戰區相隔數千里之遙的苗栗通霄竟會受到牽連而發生此等事件，倒亦存有些許難以想像的奇特之處。述之固然不免令人痛心，但我炎黃子孫則不能淡視此段國恥。

當日俄雙方於旅順進行激烈陸戰之初，俄羅斯海軍太平洋第一艦隊的軍艦，卻由於遭日



圖3 裝設於光復紀念碑體，步道階梯下的模型古砲(作者拍攝)。

方先發制人的封鎖，猶如「甕中之鼈」般的在旅順港內動彈不得，且當各個原由俄軍盤據的高地或山丘先後遭到日本陸軍攻佔後，日軍旋即以居高臨下的優勢，無情的砲轟被封鎖於旅順軍港內的俄羅斯軍艦，少數欲駛離港區的軍艦，在離港口不遠處亦遭早即已經包圍軍港的日艦擊沈於港外，在1904年年底至隔年1月初之數周內，派駐於旅順的艦隊大都已經沈沒或毀壞，倖免於難的少數艦艇則遭日軍沒收轉作他用。而在同年8月，俄羅斯國內即已知悉戰況瀕於危急，爰緊急調派原本隸屬於波羅底海艦隊麾下的多艘軍艦，加上少數由黑海艦隊撥調的戰艦加入所組成的救援艦隊(這支臨時組建的艦隊稱為「太平洋第二艦隊」)趕赴戰場周遭海域，冀能擊退日本海軍而扭轉處於劣境的形勢。

國際上，各界對於俄羅斯救援艦隊的行動，莫不備極關注，該時不少人認為日本之能在遼東半島上奏捷，多少和預先計畫妥當如搶佔先機、封鎖停駐於旅順軍港內的俄艦及施行偷襲策略有相當的關聯，似若勝之可鄙；不少觀察家並皆認為，若由威名遠颺的波羅底海艦隊為底，所派赴馳援的新組成艦隊，即便是長途遠行征戰，亦能大敗日本海軍，而收得反敗為勝之效。連在陸戰上已接連大有斬獲的日本方面，亦絲毫不敢大意，故自偵知俄羅斯組成救援艦隊起，便傾其所能的亟力掌握救援艦隊的航線、動向、中途停泊地和補給狀況，甚至擔心在俄羅斯救援艦隊趕抵戰區後，將有扭變大局的不測。

或許，大多數的國人甚難將台灣和日俄戰爭併想於一起，惟其實並非毫無關聯，甚至至當時的日本各界亦有人認為，必須提防俄羅斯另出奇招，如下令艦隊出其不意的攻佔台灣，藉以挾制氣燄正極高張的日本，因此自該艦隊於1904年10月15日，從波羅底海東部海域啟航，展開萬里迢遙的遠征行動起，便受到日本派出於各地的間諜嚴密監控，日本政府莫不極盡能事的偵察刺探，俾能從容布陣、制敵機先，同時亦於台灣各地加強戒備，防止俄軍有任何詭異的奇襲行動。再者，該時日本派駐台灣的總督兒玉源太郎，還特地於1905年4月下旬頒布了將於5月13日至7月7日施行的「戒嚴令」，此係台灣及澎湖在日據期間的首次戒嚴，後則由於日本的告捷而提前解嚴，兒玉源太郎亦獲晉升為陸軍大將並另派予新職。

海戰即將展開前，日方研判俄國艦隊頗有可能在繞過非洲好望角、穿越麻六甲海峽後，極有可能會取道台灣海峽以節省其行程和燃料，並達成其遠道馳援的任務，因此遂擇定於台灣海峽的狹窄處，即從當今新竹至台中海岸帶的若干高地處，擇一最佳據點以建造眺望台，俾可架設望遠鏡瞭望艦隊航向，這在並無衛星、雷達等設備的年代，乃是最好的偵蒐方式。

當然，日本軍方亦曾研究俄羅斯艦隊容有可能會從台灣東部海域經過，只是無論如何，設立眺望台終究是不可免除的必要作為，而位於苗栗通霄境內且又十分接近海岸，視野毫無遮阻的虎頭山，由於具有絕佳的地理和地形優勢，乃成為興建眺望台的確定地點。該時的台

灣總督府海幕僚長山縣文藏，於上報日本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將原訂於台中大甲建造眺望台的構想，改為設置於苗栗通霄並獲核准後，眺望台之設立地點終告底定，並在1904年11～12月間即陸續完成闢築步道和架設望遠鏡的工事。

後來，俄羅斯的艦隊並未如多數人所預料般的駛經台灣海峽，不過卻因已然建有眺望台且曾經在此立軍事據點，嚴密監視良久，而留下了這段附會於日俄戰爭的歷史註記。在爆發「蘆溝橋事件」，我國宣布對日抗戰之同年、即1937年，日本帝國對其內部和佔領地更加熾熱的倡揚軍國主義，駐台殖民政權爰紛在各地植建用以象徵軍威的碑體和傳揚「大和世胃」的神社，繼而推行「皇民化運動」。

通霄的虎頭山亦是該段期間，被選為建造神社和紀念碑的地點之一，所植建的這座紀念碑在斯時係名為「日露戰役『望樓』紀念碑」(昔之日人常將俄羅斯以相近之配音和漢字，寫為「露西亞」或露國)，旨在紀念昔於1904年時設立望樓監視俄羅斯艦隊，乃至於後來日軍在對馬海峽將其近乎殲滅的光燦戰績。這個紀念碑造型相當特別，係以朝上擎舉的砲管為造型主體，其旁則有一座鋼鐵塑造的船錨相連於一起。

這段所發生過和留下的既存歷史不容抹除，凡我軍民同胞固然不可能人人皆能知悉此段軍史往事，且實際上明瞭此段史實者為數之比例恐極低小，但是此段既是國史、鄉史烙印則應永誌於青史，並讓後人鑒古知今、惕厲來茲。

俄羅斯艦隊行駛台灣周旁海域的情形

雖然，俄羅斯的海軍艦隊，在20世紀初時無是艦艇數量或船舶總排水量，皆近乎是三倍於日本海軍，但是在日俄相互宣戰之初，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主力已被日本海軍圍困旅順港內，黑海艦隊又因為必須對抗當時聲勢強大的鄂圖曼帝國，兼且受到約制若無鄂圖曼(今土耳其)的許可，無法任意通過達達尼爾海峽而從黑海自由駛至地中海，故而俄國僅能調派由海軍中將--羅傑斯特芬斯基所率領，自波羅底海艦隊抽調拼組而成的太平洋第二艦隊，匆忙踏上征途。本即行程恹恹、陣腳紛亂的救援艦隊，偏又因為掌握蘇伊士運河航權的英國暗中協助日本，不願對俄羅斯艦隊開放運河通行權，以致只能繞過好望角，駛赴萬里之遙的東北亞海域戰場。

倉促成軍的俄羅斯太平洋第二艦隊，自1904年10月15日，從北歐的波羅底海東部海域啟航並進入了大西洋後，係沿循非洲西岸朝南航行，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駛越印度洋，行經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之間的麻六甲海峽而進入南海，並於駛往靠近越南金蘭灣之海域後再逐漸離開南海。這段行程固然漫長遙遠，但其路線大致係在各界的預期，蓋除此之外別無他條途徑，以當時乃至於當今的科技言之，皆還未能穿越北極海，而改循可大幅縮短行程的航路抵達戰場。

之後，艦隊係避開台灣海峽而改從台灣東海部域，北上至靠近黃海南邊的對馬海峽海域。



圖4 留存於通霄鎮虎頭山上的舊神社，係建造於日據時代中後期，已被改建為奉祀延平郡王的「忠烈祠」（作者拍攝）。

至於俄國艦隊為何不穿越台灣海峽以行進，俾里程得以稍獲減短，依據後世所作較為可靠的推判，乃是為求避免其確切行蹤被日本所充分掌握，甚至於擔心有日艦埋伏於台灣西部海岸從事突襲或意外遭逢來自陸上的砲擊，另在當時亦有媒體傳出俄羅斯曾事先派遣商船駛經台灣海峽從事刺探，發現非甚安全可靠方才避開台灣海峽之航程，從台灣東部繞行上先至大陸的上海港吳淞江岸邊碼頭從事戰前最後的整補，再和日艦決一死戰。

惟經過長途航行之後，艦隊必然難有「一鼓作氣」之威勢，而且當時國際形象極差的俄羅斯，其海上艦隊的後勤補給屢受他國掣肘，連戰艦在途中添加燃用之煤料亦常因沿途各國不准其艦隊靠泊，而被迫改於公海進行。官兵一路困頓勞累、身心俱皆深疲，厭戰之心普遍瀰漫。

而且，當他們於1904年12月底的冬季，蹣跚

航抵馬達加斯加一帶的海域，經拍傳收得的電報獲知旅順業已失守以致士氣消沈，雖然得於翌年1月上旬和少數抽調自黑海艦隊，並獲得英國特准得行經蘇伊士運河，經紅海南下的支援軍艦，在阿拉伯海附近海域會合，不過既已低落的士氣卻已難以提振；而救援艦隊原本係欲解除被圍困於旅順港內的俄國艦隊，再和獲解的艦隊共同夾擊日本海軍，眼下則必須轉而單獨面對氣勢高張的日軍，何能如同事先樂觀預期般的完成使命，又豈能與以逸待勞且持恆操練演訓的日本海軍艦隊交戰，無怪乎在1905年5月的對馬海峽海戰中敗得一塌塗地，兩個武寇之國在經美國調停之後，簽訂《朴資茅斯條約》以媾和。

現今保留於苗栗通霄的各類古建築和遺址

在簽訂馬關條約後的1895年夏初，日軍甫登陸台灣之際，率領日軍近衛師團自北而南力行「綏靖」策略的日籍親王--北白川能久，曾借用通霄某楊姓住戶之屋舍短暫駐紮該處，以致後來的日本官府曾於當地虎頭山山麓，擇地建造一座「通霄御遺跡地紀念碑」，以紀念該段經過。後來在1937年時，既於毗近上述碑體處另行興建神社，主祀天照大神及已亡故之北白川能久親王(官方報導係於領軍綏靖途中罹染虐疾亡逝)，同時復於虎頭山頂處建造一座「日露戰役望樓紀念碑」，誘導台灣民眾樂於效忠日本帝國，同時藉以彰揚其軍國武威。

爾後，歷經長期改作為忠烈祠使用之原通霄

神社(如圖4)，迄今則是通霄當地最悠久的公共建築物和歷史古蹟。民國91年(2002年)時，通霄神社獲苗栗縣政府文化局所聘請，由學者專家成立的委員會評定為歷史建築，並獲得斯時文建會撥注新台幣1,700萬元的補助款，協助展開修葺復建，後則如期於94年6月完工。

除了承襲我國唐式風格，同時改祀延平郡王鄭成功的木造拜殿(本殿已遭焚毀但是保留著昔之基台)，係經改建並略微變更格體之外，其餘的「鳥居」(神社前之仿唐式牌樓)、石燈籠、社務所、表參道階梯…等，依然按照原本的格局，完整留存下來，是相當清幽涼爽、猶如塵外化境的絕佳美地，周旁遍植有木棉、楓香和五葉松諸多林木，遍處皆有樹蔭遮翳，極為適興怡人(如圖5)。

「大鳥居」(靠近拜殿處另有一座小鳥居)旁的昔日神社「社務所」、即處理神社事務的辦事場址，則是整個通霄神社建築群落中，除了拜殿以外保存得最為完善的附設建築物，曾經被充當國軍眷舍使用，連同周旁數幢於後來增建的磚木材質眷舍，迄今仍有部分官軍遺族續住其間，但因過去有好長一陣子，欠缺妥善的維護和曾被修葺改築過，以致不免有部分設施遭到變易或損壞。而從虎頭山山腳下的通霄國中旁側起，有條蜿蜒但是地面鋪設得頗為平坦的車道，可供驅車或安步當車，盤桓行抵通霄神社，之後另有車道和階梯步道可供登臨至虎頭山山頂。

過去，被劃設為管制區的山頂長期有國軍部隊駐守，直至民國89年方才隨著國軍之施行

「精實方案」而解除管制，並於整建過後開放民眾登高遊憩。遊客若佇立該座聳峙於海濱岸帶旁的山丘之巔，或端坐於展望亭內，咸可將環繞於周邊，美得令人留戀沈醉的海色天光和街景、綠野遍覽無遺，並且亦由政府部門在山頂處，埋設各有一座的二等及三等「三角點基石」，充當從事測量的基準點。整座虎頭山頂，最令人矚目的係一座有如船艦使用巨砲之造型，且砲口朝向天際的紀念碑，砲管旁另有一具鐵鑄船錨，洋溢著象徵海軍威儀的深濃意味，鮮明的表達出這是一座紀念海戰光耀大捷的紀念碑。

日據時代末期的戰爭期間，碑體周旁另則由日軍建有防空碉堡，並架設有機槍以防止盟軍戰機的俯衝轟炸。現之碑體上，固然顯示有「台灣光復紀念碑」的文句，該碑實則係由前之「台灣總督府」於1937年斥資建成的「日露戰役望樓紀念碑」，俾誇耀其勇武長勝的軍國偉業；俟台灣光復後，始由接收該處據點並繼續駐守於虎頭山山頂的國軍部隊，將原之文句



圖5 栽植於虎頭山上舊神社前的五葉松（作者拍攝）。

抹去，另以水泥塗飾並鑄換為「台灣光復紀念碑」的字句，但砲管和船錨造型的主體物則未予改變，形貌依仍如同往昔。

從本座經過更易名稱，但是仍然長存於虎頭山的上紀念碑，足可令人省思在船堅砲利、我武維揚的強盛軍事力量下，應有正義昭顯的理念作為永續長存的根基，方可維繫國運之昌隆和民生之福惠，並且共創全球萬業的欣榮願景，長保世界的安穩和平。

建於通霄海邊之火力電廠，和其歷年來興建、擴建的經過

台灣電力公司在通霄鎮鄰近通霄溪出海口和通霄海水浴場處，建有一處通霄火力電廠，原本面積狹窄的舊廠區僅有3公頃左右，而經由抽砂填海新闢的廠區則有近約43公頃的新生地，係以天然氣及輕柴油為燃料。民眾自遠處即可輕易瞧見通霄電廠內，高達122公尺的五座「彩繪煙囪」群(其中有一座巨型煙囪，係由兩部發電機組的排氣管合組於一起)，是整個電廠最為明顯的地標。台電公司陸續在苗栗縣境內自竹南至苑裡等鄉鎮的海邊岸帶植設風力發電機，通霄海岸亦是如此，這些聳立於岸邊的巨型風電機組，自然又與原先的彩繪煙囪同樣成為通霄鎮沿海的著名地標，如圖6。

昔於1960年代初期，中國石油公司即曾於台中大甲地區的「鐵砧山」處鑽獲豐沛之天然氣，並為因應斯時由於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用電量大幅增加之需，遂由台電公司擇於毗鄰大甲的通霄興建電廠，以就近利用產自大甲的天然氣資源來發電。早期的通霄發電廠，舊廠址處裝設有8部「氣渦輪機」(Gas Turbine)機組，分別是於民國54年(1965年)裝置運轉的4部奇異公司製氣渦輪機，和於民國57年增設的4部飛雅特公司製氣渦輪機。

惟後來因為產自鐵砧山的天然氣在數年後便漸短絀，無法再持續供應，爰改以自國外購入的天然氣作為燃料。然而，由於當時的進口天



圖7 植設於通霄海岸邊的巨型風力發電機 (作者拍攝)

然氣遠比煤料或石油昂貴，因此通霄電廠猶如備用電廠，常僅是在盛夏的尖峰時段方才啟動發電。亦正因於其每年的使用時間並不長，反而空令廠內的設備有閒置之失，且若是折算每度電力的發電成本，自然會偏高甚多。

經關劃新廠址後，電廠已陸續在1978～1997年間，裝置有3部以天然氣為燃料的機組，以及3部可使用天然氣及輕柴油為燃料的「雙燃料機組」(以上6機組各皆編設為「通霄複※號機」)，是全台灣最早出現的複循環式發電

廠，在電廠旁趨近海岸處另又裝設有6座風力發電機組，使電廠的總裝機容量達到近約182萬瓩。電廠繼施行擴建之後，又接續進行冷卻水循環系統之「海底取、排水『管路工程』擴建計畫」，並展開建造「海上航行警示燈塔」、「取水頭維護攔截設施」和「廠區圍牆及海堤拆除與重建」…等工程，使電廠得以有更完備的發電能力和更安全的保障。其中的「冷卻水循環系統」是配合提高發電量而新設，可確保中部地區發出的電力得順利北送，以改善北部地區之供電穩定，同時收得更佳的整體配電、用電效益。

由於自上世紀的1980年代後期起，我國中油公司已次第和印尼暨卡達…等天然氣生產國簽訂長期合約，嗣後既有液化天然氣得常年穩定進口，故通霄電廠的發電狀況業已比1960～1980年代期間，具有極為顯著的商轉利益。通霄電廠除了是苗栗、新竹等縣境內，發電容量最大的電廠之外，同時可對工商領域的用電需求，提供更完善的服務。著實具有造福社會、裨益民生的良多功能。

參考資料

- 1 台灣大百科線上版(<https://zh.wikipedia.org>)。
- 2 苗栗縣誌線上版(<http://book.mlc.gov.tw>)。
- 3 通霄 誌臺灣記憶線上版(<http://memory.ncl.edu.tw>)。
- 4 環華百科全書(環華出版社1997年發行版)。
- 5 日本簡明百科全書(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1975年發行版)。
- 6 台灣電力發展現況 / 電力系統(台灣電力公司2014年修訂線上版)。

圖6 從虎頭山山頂俯視通霄海岸 (作者拍攝)